



日本新感觉派大师
川端康成著

睡美人旅馆

河北人民出版社

睡美人旅馆

1

不要恶作剧，也不要把手指伸进一个睡觉的女孩嘴里；这家旅馆的女人对江口老人絮叨着说。

二楼除了江口在跟女人说话的那个榻榻米大的房间之外，就只紧邻隔壁的一间小窄室了。楼下没有大厅，也没有挂旅馆的招牌，所以很难说是家旅馆，可能是因为藏有什么秘密才不挂招牌吧？而且屋内静悄悄的没有一丝声息，除了那位为江口老人开锁而始终叨念不停的女人外，没有别的人影，这个女人是旅馆的主人抑或佣人？第一次来这里的江口并不知道，反正她也不喜欢旅客问长问短。

这女人大约四十来岁，个子娇小，声音娇滴滴的，说话很温柔。她的薄薄的嘴唇不太张开，也不看对方，黑眼珠不带有警戒的神色，似乎没有一点警戒心，态度也很从容。放置在梧桐火炉上的铁瓶的水开了，她立刻去煎茶，她所煎的茶品质、味道出奇的好，不像是这个小地方所煎出来的，这使得江口老人很高兴。墙上挂着一幅川合玉堂——一定是复制品，画面绘着满山红叶看起来很温暖。这间八个榻榻米大的房间看不出有什么异常。

“你别想吵醒女孩，无论怎么吵她，她也不会醒，因为那女孩睡的很熟，她是吵不醒的。”那女人反复地说。

“女孩一直睡着，始终什么都不知道，也不知道她是跟谁睡觉……她什么都无所谓。”

江口老人心里有很多疑问，但他没有说出来。

“这位姑娘很漂亮，到我们这里来的客人都能够令我们放心……”

江口觉得脸有点热，故意撇过脸看看手表。

“现在几点？”

“差十分十一点。”

“哦！那么晚安，老人家通常习惯早睡早起。你请便吧！”女人站起来，去开隔壁上锁的房门。她大概惯用左手，所以用左手开门。这本是很平常的举动，但江口却随着那个开门的女人紧张了一下。

女人只把头伸进去看看，这女人似乎已习惯用这种动作来看房间，那背影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江口却觉得有异，那女人腰带上有一只鸟的图案，但不知道是什么鸟，这个作为装饰画的鸟，为什么也画出真实的眼睛和脚呢？当然那并不是令人讨厌的鸟，只是作为图案不大好，如果说看到背影会觉得奇怪，大概是因为这只鸟的缘故吧！腰带的底色是接近白的乳黄色彩，而隔壁的房间是幽暗的。

女人把门关好，并未上锁，就把钥匙放在江口面前的桌上，好像不曾看过隔壁房间似的。

“这是钥匙，你去睡觉吧！如果睡不着的话，枕头旁有安眠药。”

“有没有酒？”

“我们这里没有酒。”

“在卧室里喝点酒不可以吗？”

“是的。”

“隔壁房间里的姑娘是你的女儿吗？”

“她睡得很好，在等你。”

“是吗？”江口有点惊讶。这姑娘是什么时候到隔壁房间的呢？什么时间开始睡觉呢？这女人打开隔壁房间，是在看女儿有没有睡着吗？姑娘睡着等待的事情，虽然以前曾听认识这家旅馆的一个老朋友说过，但是江口现在来到这儿，反而觉得满腹疑问。

“你要在这里换衣服吗？”这个女人想要帮忙，

江口没有说话。

“这里可听到海浪的声音，还有风……”

“海浪的声音？”

“晚安。”说完，女人就走了。

剩下江口一个人时，他看看房间，然后看看隔壁的房门，那是用一个榻榻米大的杉木所做的木板门，不像是当初建房子时就有的门，而是后来装上去的。再仔细一看，这两间卧室本来是用纸门隔开，但为了要做为“睡美人”的密室，后来才改成墙壁，虽然墙壁的颜色跟四周很调和，但看上去还是很新。江口伸手去拿女人留下来的钥匙，这是一把很简单的钥匙。照理说，拿了钥匙应该到隔壁的房间去，可是江口并没有站起来，刚才那女人说过，海浪声很大，可以清楚听到海浪拍打岩石的声音，好像这房子是建在山崖旁。风声表示冬天将近，给人一种冬天的脚步将近的感觉，可能是住在这栋房子的关系，也或许是老人的心理作用。由于这里位于温暖的地势，只要靠近火炉就不会觉得寒冷，也没有听到风吹过时，树叶落下的声音，由于江口是半夜来投宿的，所以也不知道附近的地形，只闻到海的味道。从大门进来时，只知道这个家的周围有很宽阔的庭园及高大的松树和栎树，黑松的叶横展在幽暗的天空中，前面大概是一家别墅。

江口拿着钥匙，点燃香烟，抽了一、二口就拧

熄，接着又点燃第二支，这回他慢慢地抽着。他并不是为了消除心里的紧张，而是觉得自己很空虚，平时江口习惯喝一点洋酒才睡觉，他睡的很浅，所以经常做恶梦。一位年轻轻就因癌症而逝世的女作家所谱的曲子“失眠的夜晚”，其中的歌词写道：“夜晚为我们准备的东西是蟾蜍、黑狗、死人等物。”江口还记得这一段，现在想起这首歌，他以为在隔壁房间睡觉，不！陪睡的女人就是属于死人吧！所以犹豫不敢去。不知道这个姑娘为什么一直在睡觉，可能是在一种不自觉的情况下，而呈现昏睡的状态，例如受到麻药的毒害；皮肤变成金色，眼睛周围有黑影，骨瘦如柴，或许那姑娘已经冰凉地膨胀起来，或许露出紫色脏兮兮的牙龈还在轻轻地喘息。江口老人在其六十七年的生涯中，当然有过跟丑陋的女人过夜的经验，而这种丑陋的事情反而更为难忘。这并不是指女人的长相丑陋，而是由女人不幸的命运所造成的丑陋。江口活到这把年纪，不想再增加一桩跟丑陋女人的幽会之事，他来到这家旅馆后，才这么想。事实上，在一直昏睡不醒的女人身旁过夜的老人，才是丑陋，江口并不是为了追怀老年丑陋，才到这里来的。

那女人说：“可以放心的客人。”的确，到这家客棧来的都是“可以放心的客人。”告诉江口来这家客棧的人，也是可以放心的老人，他已经不再是

一个正当男性的老人，这个老人以为江口跟他一样很衰老的。这家女主人可能习惯招待这样的老人，所以也没有对江口表示同情，也没有带着怀疑的神情。然而江口老人打年轻起就乐道此事，所以并不像这女人说的是“可以放心的客人。”还要看当时的情绪、场所和对象而决定。现在他已逐渐衰老，与离开这家旅馆来的老人，那种可怜的日子不远了。他今天来这里，就表示他已经老了，所以江口并没有想打破自始以来到这里的老人的可怜禁忌。如果破坏，他是可以做得到的，这里好像是一个秘密俱乐部，会员大部份都是老人，江口并不是来这里揭开俱乐部的罪状，也不是要来破坏俱乐部的行规。他现在的好奇心已不像以前那么强烈，这表示他的确老了。

“有的客人说，睡觉的时候做了好梦，也有的说会想起年轻时候的事情。”江口老人想起刚才那女人说的话，不禁露出苦笑，然后一只手扶着茶几缘站起来，去开隔壁房间的杉木门。

“啊！”

江口发出惊叫声，是因为他看到深红色天鹅绒的布帘。由于灯光幽暗，使得颜色看起来更深，在布帘前面透着一层淡淡的灯光，好像踏入幻境一样。布帘是垂在房间的四周，进门处也有一块布帘，江口把门关上拉开布帘，看着在睡觉的姑娘，她并不

是装睡，确实睡得很沉。想不到这姑娘是如此的美，老人非常吃惊，他始料未及的是这位姑娘不仅美丽，而且还很年轻。她睡觉的姿势是将左肩向下侧睡，看不到身体，大概还不到二十岁吧？江口老人感到心脏几乎从胸口跳出来。

姑娘的右手放在棉被外面，左手斜斜地伸入棉被里；右手拇指的一半压在她的脸颊下，指尖由于睡着了，稍微向内弯，并且可以清楚地看到手纹。温暖的血色从手背延伸到指尖，皮肤相当白皙。

“你在睡觉吗？不起来吗？”江口老人轻摇着姑娘的手说，但是她并没有醒。他一直握着姑娘的手，仔细看着她的脸孔，眉毛画得很好，闭着眼睛的睫毛也很整齐，他闻到姑娘头皮的香味。

虽然偶尔间也会听到巨浪的汹涌声，但江口的心似乎已被这女孩牵引住，他的穿着依然整齐。他发现房间的灯光是从上面照射下来的，天花板上有两个天窗，灯光从纸板扩散下来。到底这种灯光适合那深红色的天鹅绒，还是灯光的反射会使姑娘的皮肤显得更美？本来相当激动的江口变得镇定地思考起来；然而，天鹅绒的颜色并未反映在姑娘的脸上。江口已经习惯这种房间的光线，但对平常习惯熄灯睡觉的江口来讲，这个灯光还算很亮。但是，又无法关掉天花板上的灯，而棉被一看便知很柔软。

江口怕吵醒姑娘，悄悄地进入棉被中。姑娘似

乎没有穿衣服，好像也不知道有人进来似地一动也不动。虽然睡得很酣很沉，至少这姑娘应该有一种反射动作，所以，江口知道这并不是普通的睡眠，反而不敢接触到姑娘的皮肤。姑娘因为侧睡，膝盖稍微有点弯曲，这对江口要伸直身体造成了一种阻碍，身体左侧有那侧睡的姑娘，并不能把右膝盖叠在左膝盖上成保护的姿势，而是右膝盖向后张开，右腿伸直。江口虽然没有看清，可是他知道是这种姿势。向左侧睡的肩膀角度和腰的角度，因上半身的倾斜而不一样。看来姑娘的身材并不高。

由于姑娘睡得很沉，江口老人把握着姑娘的手放开，使得姑娘的手垂落一旁，江口用手肘抵住额头看着姑娘的手，“好像是活的。”江口说。当然是活的，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这句话的真正意思应该是指可爱的意思，但他既然说出口，使他有一种不吉利的感觉。什么都不知道的睡眠女孩，虽然她生命的时间并未停止，但是她已经被抛入一个无底的深渊。这世界上没有活的偶人，可是她却好像是活的偶人，为了不让已经不再是男性的老人感到自卑，姑娘变成一个活的玩具，不，不是玩具，对这样的老人来讲，姑娘就如同他的生命一般，也许这样姑娘才能安心地跟他接近。江口用老眼看着姑娘柔软的手，摸起来很光滑，皮肤的细腻则看不见。

老人看到越到指尖越浓的温暖的血色，同时这

血色也同样存在于姑娘的耳朵。耳垂的红色正表示姑娘的年轻，使老人的心产生激情。江口就是因为好奇才来到这间秘密的旅馆，但是那些衰弱的老人，可能怀抱着比他更强烈的喜悦和悲伤来到这家旅馆。姑娘的头发很长，也许是为了让老人抚摸而留的吧？江口伸出手抚摸姑娘的头发，将她的耳朵露出来，耳后的皮肤很白，颈子和肩膀也很可爱，胸部不是很丰满。老人又环视房间，看到自己脱下来的衣服放在衣柜上，但是没有看到姑娘所脱下来的衣服，也许被刚才那个女人拿去，也许姑娘没有穿衣服就到这个房间来，江口感到很奇怪。既然姑娘的全身已被看到，如今也不必感到奇怪，而她也是为了这样才被弄昏睡着的。江口把姑娘露出来的肩膀用棉被盖好，然后闭上眼睛，从姑娘身上所发出的香味中，他突然闻到婴儿的味道，也就是乳味，而且比姑娘身体的气味浓烈许多。

“难道……”这姑娘是否生了孩子，在喂乳时所留下的乳臭味？江口沿着姑娘的头发、脸颊、下巴、颈部，一直往下看，照理说应该看得很清楚了；然而他又把肩膀抬起来仔细看，显然这姑娘的乳房并不像是一个为人母者，用手去摸也没有湿湿的。如果说这姑娘不到二十岁，用乳臭未干来形容也许不恰当，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从她身上散发出婴儿的乳臭味。这是一种短暂的幻觉，为什么会产生这

种幻觉呢？也许是自己心理作用，才闻到婴儿吃乳的味道。江口觉得此时含有一种悲伤孤寂的气氛，与其说悲伤孤寂，不如说是对老人冰冷的心的一种无情打击。而这种打击又转变为对年轻温柔姑娘的同情，也许他是急于想脱离寒冷的罪过。老人似乎感到从这姑娘身上发出的音乐，这音乐充满着爱，江口很想逃离此地，可是他看到四周的墙壁被天鹅绒布包围，找不到出口。天鹅绒在灯光的照射下显得更柔软，把睡觉的姑娘和老人牢牢地封锁在这里面。

“你不起来吗？不起来吗？”江口摇着姑娘的肩膀，又抬起她的头，“起来吧！起来吧！”

这是由于江口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才对姑娘这样。然而姑娘在睡觉，不会说话，也不知道这位老人是谁，也听不见老人的声音，换句话说，这么做，姑娘也不知道对方是谁。老人实在无法忍受这种状况，姑娘对他的存在毫无所知，但是姑娘也不可能醒来。虽然睡在老人手上姑娘的头都被摇动，略微皱一下眉，这只能证明姑娘是活的。江口遂把手静止下来。

如果这样，就能把姑娘吵醒的话，那么介绍江口老人到这里来的木贺老人，所说的好像跟“秘佛睡觉”有关的这家旅馆的秘密就揭开了。绝不会醒的女人，对“可放心的客人”的老人来讲，才是可放心的诱惑、冒险和快乐。木贺老人说，只要睡在睡

美人的身旁，就会觉得自己充满活力。当木贺到江口家去访问的时候，他看到院子里枯萎的青苔上掉落一些红色的东西，问道：

“那是什么？”然后走过去捡拾，是青木的红色果实，掉落了好几个，木贺只捡了一个拿在手中玩弄，开始述说有关那家旅馆的秘密的事情。当木贺无法忍受对老去的绝望时，就会到那家旅馆。

“我对女人感到绝望，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你知道有一直在睡觉不会醒过来的女人吗？”

一直在睡觉，不会说话，什么都听不见的女人，他怎么能够对无法行欲已不再是男性的老人无所不谈或听呢？但是江口老人，生平第一次遇到这种女人，姑娘可能有过许多次这种老人的经验，一切让人摆布，但自己并不知道，如死一般昏睡，睡得那么天真无邪，也许有的老人对她的身体爱抚，也许有的老人同情她而哭。不论如何，姑娘自己并不知道，江口虽然这样想，但还没有对她采取行动，他把姑娘的头重新放下时，动作轻巧得好像放置容易破碎的物品般；然而渴望将她摇醒的心依然存在。

江口老人的手从姑娘后脑部放开时，姑娘的脸部牵动了一下，肩膀也做了移动而变成仰卧。江口以为她会醒来，俯身看着她。姑娘下端的鼻子及嘴唇受到天花板灯光的照射有点反光。姑娘的左手放在唇边，呼吸变得较为急促。江口以为姑娘正在痛

苦，但又不像是痛苦；微张的嘴，看起来好像在微笑。这时冲到岩岸的海浪声又传到江口的耳边，从海浪退下去的声音，可知悬崖下有很多大岩石，而积存在岩石下面的水，再随着退下去的海浪退到海中。姑娘本来是用鼻子呼吸，最后变成用嘴呼吸；然而那并不是乳臭味，刚才为什么会闻到乳臭味？老人觉得很奇怪，他想这大概就是女人的味道。

江口老人现在还有在吃乳的孙子，所以他想起了他的孙子。他有三个女儿都已出嫁，也都生了孩子，他不但记得他孙子的乳臭味，还记得女儿在襁褓期中哺乳的情景，这些骨肉在婴儿时代的乳臭味，好像在责难江口似地清楚浮现在脑中，不！也许是江口同情睡着的姑娘而从心底所流露出来的味道。江口躺下来，但他并不想碰姑娘，只是闭着眼睛。他想去吃放在枕头旁边的安眠药，他想这个药可能不像姑娘吃的药那般强烈，应该比她早醒过来，否则的话，这家旅馆的秘密就会被揭开。江口把枕头旁用纸包着的药打开，里面有二颗。吃一颗就会昏昏欲睡，吃二颗的话，就会睡得像死人一样，当江口这么想时，他又想起有关乳臭的令人痛苦的回忆。

“乳臭味，那不是婴儿的味道吗？”正在收拾江口脱下来的衣服的女人不悦地瞪着江口，“这是你家婴儿的味道吧！你要出来以前，抱过婴儿吧？”

女人双手发抖地说：“讨厌！讨厌！”随即站起来

把江口的衣服扔掉，“讨厌，你为什么到这儿之前前要抱婴儿呢？”她发出尖锐的声音，面目凶恶。由于这女人是一名艺妓，所以他知道江口有妻子儿子等一切事情，婴儿吃乳的味道引起了女人强烈的厌恶和嫉妒，导致江口和艺妓之间日后不愉快的局面。

艺妓不喜欢的味道，实是江口小孩子吃乳的味道。江口在结婚前也有过爱人，由于女孩的母亲反对，使他们俩无法结合。有一次他们在旅馆幽会，江口无意间侧过脸时，看到女孩的乳头周围染有一层薄薄的血，他吓了一跳，但是他轻轻地将脸靠过去把血吸起来，熟睡的姑娘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那是经过一阵风暴之后的事情。

现在回想起这两件事情来，十分奇怪。因为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由于有这种潜在回忆，所以不可能从熟睡的女孩身上闻到乳臭味。虽然说这已是很久以前的事，然而人的记忆、回忆，只有旧跟新的区别，而没有远近的区别。六十年前，小时候的事情，也许比昨天发生的事情记得更清楚，尤其年纪越大越是如此。往往幼年的事情，能够塑造一个人的人格而影响其一生，也许这是不值得一提的事，江口第一次知道女人身体的每个部位都能够让男人的嘴唇冲血的这件事，就来自乳头周围染有薄薄血渍的姑娘身上。但是江口反而避免让自己冲血，然而由这个姑娘带给江口的自信，到今天六十七岁

了，仍然没有消失。

也许这是很无聊的事情，江口年轻的时候，曾有某大企业的董事长夫人，一位中年贤慧且社交广泛的夫人对他说：

“我晚上闭着眼睛睡觉的时候，就会用手指头数跟我接吻不会令我讨厌的男人有几个，真有趣。如果不到十个的话，我就会觉得寂寞。”

听这话时，夫人正跟江口跳华尔兹。夫人突然说出这种话，使江口认为自己就是夫人所谓不讨厌与之接吻的男人其中的一个，年轻的江口把握着夫人的手放松。

“我只是数数而已……”夫人这样说，“你还年轻，应该不会寂寞得睡不着吧？如果会的话，把太太拉过来就是了，你不妨试试看，很有效。”夫人以干涩的声音说，江口沉默不语。夫人说“只是数数而已”，但他是否会想到对方的模样？要数到十个，也要花费相当久的时间去胡思乱想。江口闻到成熟中年妇人浓烈的香水味，夫人在睡觉前去想跟她接吻不会令她讨厌的男人，她要如何去想像江口，完全是夫人的秘密和自由，跟江口无关，也无法防御，因此也不能对她发牢骚。江口对自己在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被中年女人在心里玩弄的事，感到恶心。但是夫人所说的话，到现在仍然记得很清楚。后来他曾怀疑，也许夫人是为了挑逗年轻的

江口或恶作剧所捏造出来的，如今夫人已经过世，但夫人所说的话，犹在耳畔。现在江口老人已不再怀疑夫人说的话，他想那位贤夫人在一生当中不知妄想跟几百个男人接吻。

江口也逐渐衰老了，在晚上睡不着的时候，都会想起夫人说的话，也在数女人，但他并不是想和他接吻不会令他讨厌的女人，而是在想曾经有过亲密关系的女人。今天晚上，由熟睡的姑娘所产生乳臭味的幻觉，而想起了以前的爱人。也许因为以前爱人乳头周围的血，才使他突然闻到姑娘身上根本都没有的乳臭味。一面抚摸着沉睡不醒的美女，一方面沉溺在再也不会回来的年轻时的风流韵事，也许是老人唯一的安慰。然而江口的神情看起来很孤寂，内心却温暖而平静。江口想摸摸看姑娘的乳头有没有濡湿，但他并不想让姑娘知道乳头有血的事情而使她害怕，姑娘的乳房很美，老人不禁想，女人的乳房为什么比其他的动物更能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脱颖而出呢？女人美丽的乳房，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荣耀。

女人的嘴唇也一样，江口老人又想起，有的女人睡觉前会化妆；有的女人则是卸妆；有的女人在抹掉口红后，嘴唇的颜色就变得很暗淡。而现在睡在身旁的姑娘，在天花板上柔和的灯光之下，无法辨认到底有没有化妆。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眉

毛并没有剃掉重画。嘴唇及露出的牙齿都反射着光晕。这女人不可能在睡觉时嘴里还含着香料，但是却发出年轻女人特有的气息。江口不喜欢色浓而宽阔的干晕，他把被子掀开来，看到姑娘的乳头十分娇小而且呈现桃红色。由于姑娘仰卧，可以俯卧在胸前接吻。像江口这般年纪的老人能够跟这么年轻的姑娘接吻，就是付出再大的代价也值得。江口想，到这里来的老人，都是沉溺在这样的喜悦中吧？但是姑娘一直睡着，什么都不知道。江口不会去做像恶魔游戏般的事情，因为这位姑娘的睡姿实在太美了，江口跟其他老人所不同的地方，就是江口还是一个正当的男人。而姑娘就是为了这些老人才不得不睡。江口老人已经三次想轻轻地把她摇醒，万一姑娘醒来的话，老人要怎么做，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或许是基于对姑娘的一种同情或老人本身的空虚而产生的吧！

“你在睡吗？”明知是多余，但老人还是说，“那不会是永远的睡觉，你和我一样……”如同每天晚上睡觉，到第二天早上便会醒来一样。姑娘的食指放在唇边，弯曲的手肘阻碍了她的睡姿，江口便将她的手腕移开，移开时正好碰到她手腕的脉搏，江口也就顺势用手指压着，脉搏呈现规则的跳动，她的呼吸十分安详，比江口还要平稳。风一阵阵地从屋顶上吹过，但并没有像刚才给人一种冬天将近